

万君超 著

翰墨真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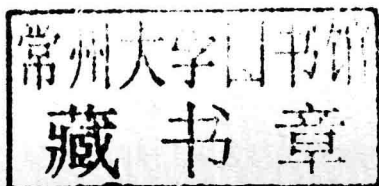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赏读

翰墨真賞

万君超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翰墨真赏 / 万君超著.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40-3345-2

I. ①翰… II. ①万… III. ①汉字—法书—鉴赏—中国—五代~元代②中国画—鉴赏—中国—五代~元代

IV. ①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9950 号

策 划 胡小罕

责任编辑 雍 琦

责任印制 陈柏荣



翰墨真赏

万君超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3345-2

定 价 36.00 元

自序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2012年11月3日至2013年1月3日），共展出美国四家著名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六十件，被誉为是书画爱好者的“年度盛宴”，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上海博物馆还出版了论文集、画册，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可谓盛况空前。我在开展之后的一星期内，两次前往观展。对六十件展品中的绝大多数是比较熟悉的，有些还曾为之潜心研究过。所以，在开展之前，我就在博客上陆续写了几篇肤浅的鉴赏文章，没有想到得到了一些书画爱好者的肯定和鼓励，所以在近二个星期内又陆续写了十余篇文章。

当我们在观赏一件书画作品或其他的艺术品时，有时不禁会问：“这件作品是何人、何时、何地创作的？他（她）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作品？它是真迹，还是赝品？”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人们就称其为艺术史家或鉴定家。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艺术品爱好者，可能都无法正确或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书画的鉴赏和研学，入门容易，精深极难，而且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天赋。当然，我也没有能力完全正确和全面地解答这些问题。其实，我比大

多数人也“懂”不了多少，我仅是在这方面所花费的精力稍微多了些而已。

我并非是书画史研究的专业人士，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略知些皮毛、一知半解的所谓“鉴赏者”。在我长达二十余年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曾经享受到许多的乐趣，也体味到了诸多的艰辛。但我始终让自己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超脱功利的心态，不求名利，不计得失。既不诋毁前人，也不妄自菲薄。我一直将明代学者王廷相的那句话作为座右铭：“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艺术品是人类共同之财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任何人都无权将之玷污。

本书所收录的近二十篇文章，绝大多数是我最近为了观看“翰墨荟萃”珍品展所做的一些“功课”，本来是想将自己的一些“心得”与爱好书画的网友们分享。但当要将之结集出版，我内心实在有些惶恐不安。因为在诸多文章中，也有些自由心证之嫌，而有些史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实，所以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近因胡小罕社长和编辑雍琦先生的力邀相约，感谢之余，盛情难却，只得奉命而为。锒钉文稿，结集出版。我在此方面不是一个有天赋和才学的人，但我是一个愿意终生学习的人。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对本书中可能出现的谬误之处，责任均在作者，与出版社和编辑无关。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都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其改正错误。这也能使其

他的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另外，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古代书画作品的评价和鉴定，纯属作者一家私见或自由心证，对它们实际的真伪和经济价格均不产生任何影响。

当代人最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彻底污染，心灵已失去了家园。没有信仰，更无所谓皈依，在物质和名利的追逐中已沦落为“孤魂野鬼”。而书画鉴赏或其他的艺术品鉴赏，或许能够使一个人的生活有所安宁，心灵有所寄托，品味有所提升，智慧有所通透——想去观赏“翰墨荟萃”珍品展的读者，如果能够从本书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受益或启发，那我将为之“喜极翻倒”也。

万君超

2012/11/12/ 于上海浦江西岸

目 录

自 序	1
溪岸漫步	1
乔仲常与《后赤壁赋图》	8
鲜于枢与赵孟頫	17
解读李郭画派	25
倪瓚二画考辨	37
《明皇幸蜀图》琐谈	48
宋画小品的前世今生	54
地狱图与罗汉图	61
宋徽宗的“自画像”	70
南宋皇帝的“小玩意”	80

任仁发与《九马图》	90
被朱元璋杀害的画家们	102
杨妹子与杨娃	112
《睢阳五老图》近世流传谜案	120
一个不懂中文的书画收藏家	133
水精宫道人漫笔	141
停云馆四画札记	153
《董美人》与上海的传奇因缘	165
张大千与《曹娥碑》	176
主要参考书目	191

溪岸漫步

在本次“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五代董元（源）的《溪岸图》轴，堪称是一件最吸引人眼球和具轰动效应的“明星”展品。所以在展厅中，它名列各展品的第一展位，并单独展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海内外艺术史学界关于《溪岸图》的真伪、断代、流传等“聚讼”至今未息。关于它的争议或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溪岸图》是十世纪的作品，即五代或北宋初的作品，但是否是董元的真迹，则无法完全确定。（二）《溪岸图》是董元存世唯一真迹，而其他原先定为董元的作品，比如《潇湘图》卷、《夏山图》卷、《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等均为后人托名之作。（三）《溪岸图》是董元早期作品，而《潇湘图》卷、《夏山图》卷、《夏景山口待渡图》卷是其晚期作品。（四）《溪岸图》是张大千伪作。此说已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自由心证。

目前，海内外绘画史学界已有的公论有二种：《溪岸图》是十世纪的佚名作品和《溪岸图》是董元唯一存世真迹。这是一件足以重建和改写中国山水画史的

作品，也使得董元研究成为绘画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美国艺术史学者罗樾（Max Loehr）曾经说过：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暂且接受《溪岸图》是董源的真迹，它无疑比其他几幅归于他名下作品更容易让他在十世纪找到归属感。”但没有确凿可信真迹的绘画史个案研究，其中充满了学术“乌龙”，真令人为之爱恨煎熬。

在1998年至1999年的一年时间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对《溪岸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高科技检测。通过运用红外线扫描、X光拍摄、数码影像技术等方法，找到《溪岸图》材质的物理证据，证明了它绝对是一件10世纪（五代至北宋初）的绘画作品。专家们还根据与原图相同尺寸的数码影像照制作了《溪岸图》上所有经过修补的区域示意图。这一研究非常重要，它明确了《溪岸图》的断代问题。因为有损伤画面的顾虑，所以研究人员不敢采用实物（抽取画面绢丝）做碳14的检测。但激光扫描分析已经基本上取得了所需的绢质、墨色、印泥、修补等方面的物理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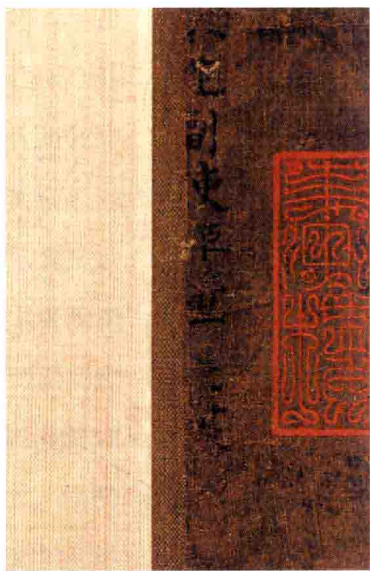
根据大都会博物馆的综合研究可知，《溪岸图》曾经过大约三次修补和重裱。它原来的形式应是屏风画的一部分，而且是整个屏风画的左边部分。在宋代时首次被改裱为立轴形式。而修补所用的材料借用原

画中的绢料，应是此画上端部分割裁的。第二次重裱和镶补的时代不详，但它所用的绢料不是原画中同一种绢料。第三次重裱是上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由日本著名的书画装裱和修复大师目黑三次（1918—约1990）完成，这次重裱只是在整幅画的周边部分镶了些补丁。由于前二次修补年代的久远和绢料的陈旧，所以不通过特殊的照明技术，肉眼颇难辨识。因为《溪岸图》原画的绢质残旧，画面灰暗，所以有怀疑现在的《溪岸图》上，王季迁曾对之进行过较多的补笔“再造”。但王氏为之不予承认而悻悻地回答：“只是在几个地方上了些淡墨而已。”（见班宗华[R. Barnhart]《20世纪对宋代绘画的再造》）

方文《〈溪岸图〉考辨》中说：《溪岸图》一画有五名：《宣和画谱》曰《江堤晚景图》、沈括《梦溪笔谈》曰《落照图》、方薰《山静居论画》曰《溪山高隐图》、徐悲鸿曰《水村图》、谢稚柳曰《溪岸图》。而《溪岸图》在清乾隆以前并未有较完整的文字著录，仅见画名，故周密《云烟过眼录》、赵孟頫《松雪斋集》和汤垕《画鉴》等书中的《溪岸图》，是否就是今天存世的《溪岸图》，尚难以确定。但在清人方薰《山静居论画》中，有一段文字与今存的《溪岸图》极为近似：“董元《溪山高隐》合幅绢。下作老树六七株，似桧柏杆，却为小浑点叶。一坡迤迤至隔岸。石壁俯

溪，溪坳架草阁。一人凭栏凝望，平沙远岫，苍茫隐见。皴作麻皮，杂解索法，笔力圆稳，墨气深厚，真有元气淋漓之观。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览”巨印。”（见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但今之《溪岸图》上“明昌御览”印已难以辨识。方氏文中“合幅”即双拼绢。《溪岸图》是二绢拼成，右幅宽58.4厘米，左幅宽51.4厘米。据蒋玄佺《中国绘画材料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可知：唐、五代绢之面幅最多阔二尺至三尺，即今60厘米或90厘米左右。

《溪岸图》左下角有楷书“后苑副使臣董元画”八字款。但此署款争议颇多，莫衷一是。如果《溪岸图》左绢幅的左侧边已经裁割过的话，此署款显然是后人伪添，但绝非明清人所为，或是宋元人手笔。“臣”字显示此图是为皇家所作，从《溪岸图》所描绘内容显露的循迹归隐主题来看，似乎也解释得通。推测它原为屏风画或绢质壁画的制式，逻辑上也可以成立。但南宋之前的院体画家或宫廷画家，从未有署“臣”字款，《溪岸图》是“孤例”，所以质疑者指伪也有一定的道理。而启功先生说董字是颜体字，还说：“宋人之后没有人能写这种



五代 董元 溪岸图轴
左下角楷书“后苑副使臣董元画”八字款

字。”似有些“信口开河”。我稍倾向于董题似宋元人后添。杨新也曾怀疑《溪岸图》有可能是北宋初期人孙元之《陶潜归去来图》（画名见《宣和画谱》），宋、元间画贾改款。（见《杨新书画鉴考论集》，文物出版社 2010 年）聊存一说。

《溪岸图》上有七方 13 世纪中期（南宋）至 14 世纪中晚期（元代）鉴藏印。最早二印为“悦生”葫芦形残印和“秋壑”长方印。此应是南宋权相、大收藏家贾似道之印，但“秋壑”一印的真伪存疑。不论是从大小还是刻法上看，均与已知“秋壑”真印不同。另一方印为“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周密《云烟过眼录》中记载赵与懃曾收藏过《溪岸图》，故将此印归其名下。“天水”是赵宋皇族的“郡望”。但也有学者认为此是赵孟頫之印，但此印也曾经出现在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上，则无法解释得通为赵孟頫之印。此印或是赵与懃后人（元代时期）之印。另有元代著名鉴藏家柯九思三印：丹丘柯九思章、柯氏敬仲、柯氏清玩。但此三印均为存疑，后二印无其他参考印可作比对。柯九思究竟是否收藏过《溪岸图》？在晚明张阶泰的《宝绘录》中有柯九思《题董北苑画》七绝诗：“树密重重万壑深，清溪泱泱更穿林。行人曳杖频回首，隔岸黄鹂送好音。”（见宗典编《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从此诗的文字上看，

似乎是题《溪岸图》。但《宝绘录》是一部“臭名昭著”之作，故柯氏此首题画诗难以轻易采信。另有“典礼纪察司印”半印。如此印是真印，则说明《溪岸图》曾为明洪武内府收藏，而洪武内府所藏宋元名迹绝大多数来自于元代内库。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是柯九思将自己收藏过的《溪岸图》进献给了元文宗？

张大千在1938年至1968年的三十年中收藏过《溪岸图》，但为什么1955年在日本出版的《大风堂名迹》中《溪岸图》没有刊印在内，却刊印在谢稚柳主编的《唐五代宋元名迹》（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谢先生重新将此图命名为《溪岸图》。有可能刊印《大风堂名迹》时，《溪岸图》不在张大千身边。或有可能当时大陆文物部门有设想收购《溪岸图》，而张大千为了避嫌（台湾方面）而有意不将此图刊印在《大风堂名迹》中？1968年张大千将《溪岸图》与王季迁收藏的十三幅明清书画交换。王氏随即将《溪岸图》送到日本目黑三次的“黄鹤堂”进行重新装裱和修补。并名其藏画处曰“溪岸草堂”。王季迁曾想将《溪岸图》捐赠给国内博物馆，以换取保证其子王守坤一家能够顺利赴美定居。后来王守坤举家迁居美国，王季迁遂将《溪岸图》与另外二十四件宋元绘画，据说以四百万美金售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方闻曾亲自操作此事，并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同学、时任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常务委员会主席、金融家、外交家狄隆的大力支持，以及狄隆基金会、摩根基金会、唐氏基金会等的资金赞助。

十一月三日上午，我在上海博物馆“翰墨荟萃”大展上，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溪岸图》。在此之前，我对它的“前世今生”早已烂熟于心，此次初见，虽然展厅中灯光稍暗，画面黯淡，但仍犹如老友相逢，挑灯夜话一般。“溪岸”漫步，不忍移目，内心充溢了平生眼福的惊喜。我不禁想起了美国学者罗浩（Howard Rogers）、翁白在《董源研究》一文中所说的那句话：“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无法确定是否有一些作品是出自于他本人之手，但我们仍然为能拥有这样一位‘纯洁而淡泊宁静的’杰出画家的画迹而感到由衷的庆幸。”

乔仲常与《后赤壁赋图》

在“翰墨荟萃”珍品展中，有一件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纸本墨笔，30.48×566.42厘米，是乔氏传世“孤迹”。此图卷也是一件北宋人学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绘画风格的重要作品。所以屡经海内外绘画史学者研究论述。但此画应是残卷，故卷中并无乔仲常署款。《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十二《御书房》著录，有云：“姓名见跋中。”《石渠宝笈》初编中录有北宋人赵德麟、毛注（字圣可）、宋人佚名七段、元人赵岩共十段题跋。今卷后仅存赵德麟、毛注（有学者认为此人应是武安道）二跋，其他题跋已佚。在佚名七段题跋的最后一段《苏轼赤壁怀古词》下有跋云：“仲常之画已珍，隐居之跋难有，子孙其永宝。”（见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故乾隆词臣遂将此画卷定为乔仲常之作。

关于乔仲常与李公麟的关系，古今有三说：学生、子侄（外甥）、表弟（表亲）。南宋邓椿《画继》中云：

“乔仲常，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工杂画，师龙眠。围城中思归，一日作《河中图》赠邵泽民侍郎，至今藏其家。”文中“围城中”，应是指靖康元年（1126）金兵包围开封之事，故可知乔氏是北宋末年人。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四《宋赵子固梅竹诗》后，有南宋咸淳年间人董楷一段题跋：“昔李伯时表弟乔仲常，亲受笔法，遂入能品。今乔笔世甚罕见，其贵重殆不减龙眠。”清初吴升《大观录》卷十五《赵子固梅竹诗谱卷》也有同样文字，但个别文字有异：“昔李伯时表弟乔仲，尝亲受笔法，遂入能品。”（《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有学者认为应是《大观录》有误，将“乔仲常”误为“乔仲”，而将“常”误为“尝”。但江兆申对此有疑议：“李公麟为安徽舒城人，而乔仲常则不当为河中人矣。”（见江著《灵沅类稿·东西行脚》，台湾世界书局1997年）如果李、乔是表兄弟关系，那为什么李是安徽（近合肥）人，而乔就不可以为山西（近运城）人？故江先生之说存疑。

关于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图像解读的论文颇多，难以在此一一详述。国内读者不妨参阅翁万戈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一书。根据画中小楷书写《后赤壁赋》文字（高居翰认为是梁师成手笔。此说存疑）